

## 【封神】生活不是一种黑色幽默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8931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89312](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89312).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第一部</a>
Relationship:	<a href="#">戩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杨戩</a> , <a href="#">姬发</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0 Updated: 2023-09-15 Words: 16,568 Chapters: 6/?

## 【封神】生活不是一种黑色幽默

by [tanzheng](#)

### Summary

一种很神奇的现pa

## 一小时和十五分钟

殷郊说：“救命，我对浪漫过敏。”

事情的起因是殷郊收到了一封信，没写落款，但很显然是他前男友姬发寄来的。

或者说男友。因为殷郊绝望地发现，姬发似乎不觉得他们分手了。

殷郊很痛苦：我不会当了脚踏两条船的渣男吧？

他一边说，一边很无助地回头看杨戩——这位被他踩的第二条船。

杨戩还在吹头发，没听清殷郊在说什么。他是一种很令人羡慕的发量超人，每天把头发扎一个小揪，在学校里翩然来去，非常有飘飘欲仙的气质。但洗过澡吹头发的时候就会很痛苦，所以一般如果殷郊要约他的话，至少要提前一个小时说，以便杨戩能在洗澡之后把头发吹干。但每次都提前一小时真的很麻烦，尤其过后肯定还要重新洗，就算带着浴帽，脖子后面的头发也难免被沾湿，又要开吹风机。殷郊很绅士，他每次都等杨戩吹完头发再吹，结果就是每次等吹风机等到头发都干了。就算这样，也很难在凌晨一点半之前睡觉。殷郊本来非常注重生活品质，坚持让杨戩事前事后都洗澡，然后自己杨戩提议干脆等完事再洗头，殷郊崩溃说那也没用，完事还是要两个人吹啊？

杨戩叹了口气，说但这样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早点开始，然后就能早点睡。

殷郊坚决不同意，他拒绝让不干净的头发蹭到自己。

杨戩说随你。

在这个大家都喜欢强人所难的现代社会，杨戩这种随遇而安的人显得尤为可贵。这也是殷郊愿意和他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俩认识的时候，杨戩正在学校的快递点勤工俭学，殷郊给姬发买的手办到了，但是头身分装，取货的时候手办的脑袋不翼而飞。

殷郊晚上上晚自习，快递最开始是姬发取的。

殷郊当然想留一点神秘感来着，但他的快递实在太多，一天要拿七个快递，分不清哪个是给姬发的礼物。殷郊慎重地挑了两个看起来是杂物的快递，问姬发能不能帮他拿回宿舍，姬发说没问题。

等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放的快递，殷郊急了。他跑到快递点——彼时已经接近关门时间，只有一个高个子扎头发的工作人员同学坐在工作台前面抄什么东西。

殷郊扑过去问：“还能取快递吗？”

那个同学就是杨戩。

杨戩帮他把另外几个快递都拿出来，殷郊检查了一遍，确实没有手办的头。

殷郊大怒，这款限量版手办难抢的很，是一种有钱也买不到的至尊海景房。更重要的是这是姬发最喜欢的角色，缺了脑袋怎么行？他记得团团转，杨戩云淡风轻分析情况：“可能是入库的时候作为同一件入库，单贴标签只贴了一个盒子，所以领漏了。”他问殷郊：“快递号。可以去货架旁边找找。”

殷郊于是把姬发代领的两个快递单号都找出来，两人沿着货架一排一排找过去。

不过事实证明杨戩的办法也不好，他们最后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遗失的手办头。毫无任何规律可言。

殷郊差点喜极而泣，冲上去给了杨戩一个拥抱，然后发现手上的灰给杨戩的白T恤印上了好几个手印。再一看表，早就过了下班时间了。

他立刻深为抱歉，决心请杨戩去吃麻辣烫。

杨戩指了指手机：“这个点还吃？”

殷郊大手一挥：“刚才运动量已经够了。”

但杨戩还是拒绝了：“我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

殷郊满头问号：“不是已经下班了吗？”

杨戩指了指刚才伏案奋笔疾书的桌子，说我在抄道德经。

不过要是你想的话可以以后请我吃饭，我吃什么都可以。杨戩说。

他们第一次约完，靠着床头聊天的时候（已经吹完了头发，两个人都还很亢奋），殷郊说

当时你吓了我一大跳，我想怎么现在还有人要手抄道德经，而且那天满地找头的经历真的很奇幻，我还以为误入了什么场合。

杨戩无奈：所以你一直没约我是因为这个？

殷郊坚定点头。

杨戩问那你怎么又约我了。

他本意其实是难得有点好奇，想问一下殷郊对自己的看法。但殷郊误解了。

他说因为姬发告诉我有一节宗教基础知识的公开课布置了这个作业。

殷郊是一个坦诚的人，所以在跟杨戩聊天的时候经常提到他的好朋友和前男友姬发。他很理直气壮：姬发在我的人生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就算我们分手了，我跟他也还是好朋友。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盘着腿坐在旅馆床上，而杨戩正在洗手间吹头发。

杨戩说嗯我理解。

殷郊反而吓了一跳。他虽然每次都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但也并不是不清楚这句话会有什么影响，毕竟他已经在很多人身上见过了。为了避免事后这句话扫兴，殷郊选择事前就讲。

他因此好多次独享酒店房间，甚至挨过一些愤怒的巴掌。

但殷郊还是选择坦诚地把事实讲出来。

杨戩的反应他还是第一次见。

殷郊从床上跳下来，扒着卫生间的门：“你听清我说的什么了吗？”

吹风机嗡嗡嗡地响，杨戩点点头。

殷郊不信：“吹风机这么响，你真听见了？”

杨戩说听见了。他看殷郊好像不很信，就关了吹风机：“你刚才说，你的前男友姬发对你很重要，所以你跟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亲密的举动。”

他过于准确地提炼出了潜台词，导致殷郊愣了一下。

“然后你说没关系？”

杨戩举着吹风机想了想，说，我说的是我理解。

殷郊敏锐地问，那其实你还是介意咯？

看他的表情，似乎要是杨戩说介意的话，他会拔腿就走。

杨戩叹了口气：“我又不是你男朋友，没法介意。”

殷郊觉得他说得很对。

他同时觉得杨戩的身材很好。

于是他没让杨戩重新开吹风机，就这么亲了上去，杨戩湿漉漉的头发晃动着，水滴落在他的脸上脖子上和肩膀上。

殷郊从头昏脑涨的吻中抬起头：“下次我们提前一小时约，这样你能把头发吹干。”

但在连续熬夜之后，殷郊终于屈服了。他说算了，就按你说的来。

杨戩说好，拿下次按半小时？

殷郊说得了吧，你吹头要四十分钟不止。

杨戩笑得眼睛都弯了。他说那就四十五分钟，你给我发消息之后十五分钟我就到。

然而改时间表之后第一次殷郊就迟到了。

## 你要迟到了吗？

其实殷郊不是喜欢迟到的人，他家教很好，觉得让别人等很不礼貌。尤其因为杨戩也是非常礼貌的体面人，这让殷郊觉得跟杨戩约的时候迟到更有负罪感。但这次实在有一定的不可抗力。起因是他的前男友姬发，损失了部分生命。

不用太紧张，这是一个比喻说法。姬发实际上损失的只是一个金属小方块，但它可以代表现代人五分之三的生命。简而言之，是一支手机。理论上来说，为了维系生命，现代人也不会只有一个手机，甚至不只一个备用机。但姬发是一个很老派的节俭人士，他会在每一个手机被用到开不了机的时候再换手机。通常讲，这意味着他有足够的时间发觉手机垂垂老矣的状态，并稍微提前一点看好一个新手机买回来。但这一次，他洗澡的时候把手机留在宿舍的公用桌子上，而崇应彪在征用桌子打游戏的时候激动之下带翻了一个水杯。姬发的手机就此猝然殒命，后继无机。

本来应该是罪魁祸首崇应彪负起责任，然而崇应彪反咬一口，破口大骂说姬发的手机影响了他的发挥，整个队的进度都被耽误了，必须加班打本。他说完就戴上耳机疯狂敲键盘，视姬发如无物。无奈之下，姬发只好看向殷郊。

好消息是，殷郊刚好也在宿舍，坏消息是，这是他和杨戩约的一天，时间定在晚上八点，而现在已经七点过三十三分钟。好消息是，最近的手机店就在学校里。坏消息是，宿舍在南门，手机店在东门，殷郊和杨戩约的酒店在西门。

殷郊的大脑飞快地衡量了一下，跟杨戩说我帮姬发买手机去，这事儿比较急，可能稍微晚点到。

杨戩说好，又问那我几点洗澡。

殷郊说其实不洗头的话也挺快的，到时候我再给你发消息？

杨戩说好。

殷郊收起手机，发现姬发正在看他。

姬发说：“走路看手机习惯不好。”

殷郊顿时很愧疚，说我下次不这样了。

姬发问：“你在看导航？”

殷郊说其实不是。

姬发叹了口气说算了，不然我们开共享单车骑过去，这样快一点。他们于是一人骑一辆吱吱嘎嘎的小蓝，穿过下晚课的人群往东门去。

殷郊的手机于是就这样只能躺在口袋里装死了。

殷郊其实没怎么骑过小蓝，下车之后把锁一划，没想到锁又弹开了，小蓝发出响亮无情的声音，要求他重新锁车。这么往复几次之后，发现不对的姬发才想起来提醒他，学校里的小蓝不能直接落锁，必须先手机上重新操作一下。殷郊很无奈地开手机，忽然听到姬发叫了一声：“杨戩？”他听起来很惊喜。

殷郊猛地一抬头，随即想到是不是姬发在诈他，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低下头，接着研究已经欢叫着“欢迎下次使用”的小蓝车。

但是紧接着他听到杨戩礼貌的声音：“你好，姬发。”

这下殷郊抬起头。他看看姬发又看看杨戩。他问：“你们认识？”

两个人很整齐地点头。

姬发说这样，我先去买个手机，回来我们去那边的麻辣烫边吃边聊？

最后手机是杨戩挑的。他给店里摆着的手机做了全面的性能分析，如同一台运作良好的质检结果打印机，老板的脸在旁边越听越绿。殷郊很惊讶：“买手机要考虑这么多吗？”

姬发摇头：“我只看内存和相机效果。”

殷郊指出：“你有时候也看价格。”

姬发赞同了他的说法。

殷郊忽然想起来，问杨戩：“那你怎么这么清楚这些啊？”

杨戩眨了眨眼睛，诚恳地回答：“首先，我之前在这里勤工俭学。”

殷郊问：“老板对你很不好吗？”

杨戬的思路没有立刻跟上。殷郊凑上来小声说：“你没看到他的脸色很难看吗？”

杨戬沉吟片刻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

殷郊大为感动，向他竖起两个拇指。

看他好像没有注意杨戬刚才说了个“首先”，姬发补充说：“其次，杨师兄是无线电通讯专业的。”

殷郊说会不会太刻板印象了，无线电通讯和手机有什么关系吗？学代码的人不一定会修电脑。

“没有，只是想给你介绍一下。”姬发说。

“但是为什么你知道啊？”

杨戬打断他们：“选好手机可以先付钱，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晚点讲。”然后他补充说：“并且我会修电脑。”

于是他们很快付了钱，姬发把卡装好，终于恢复到了生命满满的状态。三个人坐到了东门最有名的麻辣烫店。也就是殷郊之前说要请杨戬吃的那一家。

好在现在基本已经过了饭店了，人没有很多，他们找了一个靠里的位置。

姬发很熟练地点了一个双人套餐，刷学生卡打折。他问杨戬：“师兄吃什么？”

杨戬说我不吃。

殷郊说可是我说了要请你吃。杨戬说你请过了。殷郊说但是不是这家麻辣烫。

杨戬托着下巴想了想，问：“这家麻辣烫，格外好吃吗？”

店里除了他们还有一桌情侣，正在叽叽喳喳地头并着头看小视频，很有一种吵闹的气氛。灯光不算很亮，桌子和凳子都浅浅地泛着一点油光。杨戬背后，靠近柜台的那张桌子旁边有一些饮料箱子和杂货，甚至有一部分堆到了桌子上。在这种简直只能评一个及格的脏乱环境中，杨戬显得亮得发光。他歪着头抿着嘴，头发没太扎好，有一点散在耳边。杨戬的上唇原本不算很薄，但轮廓过于泾渭分明，在这种时刻不由自主地抿起来，更显得仿佛只有很锋利的一条窄线。殷郊突兀地想起小时候阿姨偷偷说，上唇厚重情，下唇厚重欲，你爹地妈咪要靠你维持咯。但他爸妈似乎本身就将生活维持得很好，所以殷郊并没有把这句话记得清楚，并且更加认为这一类的传言不可信。但是现在他忽然地重新记起这句话，甚至记起阿姨脸上有点紧张有点同情的神情，和她抱着自己的时候有力温暖的手臂。而杨戬还在灯下很认真地等着殷郊的答案。

殷郊于是只能很诚恳地告诉他自己第一次就吃的这一家，觉得不错所以没再点过别的。

“毕竟这么近，没必要去别处吃。”

杨戬哦了一声，又问：“你也不点外卖？”

拜托外卖点麻辣烫很麻烦的，殷郊叫道。

姬发叹气说师兄你这种不点外卖的人不懂，线下可以每一种菜少来一点，把价格控制得很低，可是线上固定的一份是真的很讨厌，刚点几个就发现价格超了。

杨戬有些难以置信，眉毛向下压了压：“你们很缺这点钱吗？”他看了一眼殷郊，因为对酒店的价格心有余悸。

但殷郊说这不一样，点外卖的精髓就在于体验这种想点又不敢多点的快乐。

杨戬张了张嘴，最后说好吧。

其实殷郊和姬发都吃过饭了，但是和崇应彪吵架以及听杨戬讲手机知识都是很消耗体力的事，所以他们还是吃得很开心。姬发终于讲了他认识杨戬的过程。那时候其实姬发还很小（杨戬也很小），所以只能讲一个大概：姬昌遇到街头卖艺的雷震子之后决定收养这个小孩儿，被带着红袖章的杨戬拦住，提醒他现在有很多小骗子。

如果换一个刻薄的人，大约会反驳杨戬说他也像一个小骗子，但姬昌只是很温和地感谢他，和他一起等相关人士来解决问题。最后雷震子被收养了，而姬发也认识了杨戬。他们从此维持着并不亲近但礼貌的关系，姬发上大学的第一顿饭还是杨戬请的，因为他忘了给学生卡充钱。

殷郊一边听一边把麻辣烫吃完，注意到杨戬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手肘杵在桌子上，手托着下巴，歪着头听他们讲。殷郊忍不住问：“要纸吗？”

杨戬没反应过来什么纸。

“垫在胳膊下面，”殷郊说着抽了两张给他：“这样就不会沾油。”

杨戩默然片刻说不用了，已经沾到了。

殷郊坚持亡羊补牢，把他的胳膊抬起来，纸塞在下面。

然后他又想起来重大事件，很紧张地问杨戩：“你洗过澡了？”

杨戩点头。

姬发的新手机忽然滴滴滴叫起来。他一边嗦麻辣烫里面的方便面，一边手指翻飞地回消息。等面嗦完消息发出去，很抱歉地看着两个人：“老姜让我过去一下。”

殷郊说别吧这都——他把手机按亮——八点四十了，再打工人都要下班了。

姬发义正词严说不行，姜老师这个项目很重要。

殷郊说我看姜子牙就是那你当廉价劳动力。他越说越生气，似乎下一刻就能拿出手机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劳动者协会或者随便什么的東西提出抗议。

这时候杨戩拍了拍他的手说不会。“姜老师人还是不错的，估计确实有急事。”

殷郊很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是我导师。杨戩说。

姬发很焦急地安抚了殷郊两句，把餐具还回去就冲出了门。杨戩看了看手机：“今晚还约吗？八点四十五了。”

“约。”殷郊刚帮好兄弟拯救了生命，豪气干云：“既然时间都安排好了，当然要约。”

但现在很晚了。杨戩指出。

殷郊忽然问：“你是怎么过来这么快的啊？”

杨戩用下巴指了指外面的小电驴。

“我就知道。”殷郊笑了：“我们现在过去，大不了稍微晚点睡。”

杨戩说你是不是忘了，你约我的时候说明天要早起。

殷郊嘴硬说没问题晚睡早起我也习惯了。

养生大师杨戩拒绝：“太不健康了。”

但殷郊已经走向了那辆小电驴。

杨戩叹了口气。但杨戩擅长的不是叹气或者沮丧，他最为姜子牙称道的，就是擅长提出建设性发言。

他问殷郊：“那我们一起洗。”

殷郊茫然地抬头看他。

杨戩回答了他没有说出口的疑问：“一起洗澡，节省时间。”

## 先打薄还是先摘套

殷郊说：“你真的不考虑把头发打薄一下吗？”

这次杨戩坚定地拒绝。

他虽然答得和平时一样云淡风轻，但莫名透出一种誓死抵抗的气质。殷郊大感兴趣，问：“为什么啊？你是迪士尼公主？”

杨戩反问：“那你考虑每天吃吃喝喝把腹肌变成一块吗？”

他说着，秉持着一种科学探究的严谨态度，在殷郊的每一块腹肌上都按了一下。

殷郊正在仰着头冲洗发水，立刻躲了一下说哎你别动很痒。

杨戩说嗯，非常听劝地缩回手，但转而低头去亲他的脖子。

殷郊大惊，仰着头不敢动，喉结紧张地碾过杨戩的嘴唇。他说杨戩你——但是他两只手都沾满泡沫插在头发里，刚才躲闪的时候眼睛沾了一点洗发水只能紧闭着，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然后他感觉到杨戩的手托住了他的后脑勺。

杨戩叹了口气——他抽空思考了一下，好像自从和殷郊约之后，叹气的频率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说：“你要是留不惯长头发就不要留。”

但殷郊觉得留长头发有利于衬托自己的面部特征，同时也据理力争：“我自己一个人洗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两个人洗有什么不一样吗？”杨戩一边问，一边很仔细地用手指把殷郊的头发往后梳，同时注意用手掌引开水流，以免沾湿他的脸。

当然有不一样。但殷郊不会告诉他，自己洗的时候是面朝下直接冲头发。杨戩一定会问那为什么现在要仰头冲。原因很多，但说出来就会显得很奇怪。所以殷郊转移了话题：“姬发也是长头发。”

杨戩说对，说他小时候就留长头发，但你看起来不是。他一边说，一边帮殷郊把前额的泡泡小心地洗掉。

殷郊于是又卡住了。他的双手本来因为杨戩的帮助解放了出来，但在想要揉眼睛的时候被眼疾手快地逮住：“别乱揉。”故而此时他两手完全失去行为能力，只能无助地做出投降的姿势。殷郊苦中作乐地想，还好自己的肱二头肌比较发达，不会举这么一会儿就累。

但他很快就乐不起来，因为杨戩忽然问：“所以你们为什么分手？”

殷郊的第一反应是思考自己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说来惭愧，很可能是高中。因为自从上大学之后，他的生活就很大程度上被宿舍完全包裹起来，一起上课一起参加社团一起锻炼一起吃饭，还有可能一起洗澡。不过他很快明白杨戩问的是姬发。这个问题就好回答很多了。

“因为感觉谈的时候不如以前关系好。”殷郊想了想，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形容：“谈之前我们还是如胶似漆，谈起来之后就变成相敬如宾了。”

“那种感觉太奇怪了。”他叹了口气：“所以我说算了。”

杨戩正在用拇指帮他洗眼睛周围。杨戩的手指很长，指关节也很有力，虽然动作很轻，但殷郊的眼睛还是不安地滚动了几下。在黑暗中，他感觉到杨戩的动作停了停，这让殷郊有点警觉，同时他也感觉到了贴在大腿上的热度。是他已经相当熟悉的硬度和形状。毕竟现在他们面对的姿势贴得很紧。

他还闭着眼睛，听到杨戩问他：“洗好了，怎么不睁眼？”

“这么快吗？”殷郊一边把眼睛睁开一边问。不过很显然他并不需要回答。杨戩也很清楚，所以并没有说话，干脆把沐浴露递给他——和洗发水一样，是自带的旅行装小瓶。

殷郊一度以为杨戩是做什么批发的，因为每次他们约，杨戩都会掏出几个这样的袖珍小瓶，并且强调酒店的东西不好用。甚至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会另外带床单被罩和枕套。最近在殷郊的坚持下，他才放弃了这项习惯。

但洗发水和沐浴露仍然是自带。

殷郊从淋浴头下面转移出来，压出一捧沐浴露泡沫。酒店的浴室很小，杨戩坦荡地从他旁边挤过去，接管了淋浴头，半硬着继续洗他的头发。殷郊心有余悸地看着他在淋湿之后终于变得服帖了一些的卷发，忽然说：“不然直接在浴室吧。”

杨戩摇头：“不方便。不如去床上。”

“但是节省时间。”殷郊说。

他一直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在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半身的泡沫凑上来，在杨戩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他们的胸肌在这一过程中亲密接触，泡沫沾在杨戩的乳头上又很快被冲掉，殷郊的身上也因为溅上了水，从白纱衣变成破洞装。

杨戩的肩膀上也收到波及，并且在水幕中称为漏网之鱼。殷郊更近地贴过去，用手指帮他擦掉，感慨道：“你这沐浴露质量不错。”

杨戩其实并不很理解他何出此言，但他们两个勃发的部位现在正鲜明地相互摩擦。

杨戩又问他：“浴室？”

殷郊肯定他：“浴室。”

殷郊一边说，一边伸手握住杨戩的阴茎，说我觉得这样最省时间。

杨戩让他等等。殷郊不管他，还是按照之前的习惯，圈着他上下动作。杨戩啪地关了淋浴说别浪费水，殷郊嗯嗯地答应，重新和他接吻。

杨戩于是吻他，他们的嘴唇厮磨在一起。杨戩不喜欢用舌头，所以只是衔着殷郊的下唇舔舐。殷郊再一次感受到自己唇齿间削薄的杨戩的嘴唇。他伸手抱住杨戩的后背向前倾身，两个人都贴在浴室的玻璃壁上。殷郊微微睁开眼睛，看到杨戩紧闭的双眼。

但杨戩同时还可以伸长手臂从架子上摸出一个安全套。殷郊惊得停下动作：“你不是说不在浴室？”

而杨戩很快乐地笑了一笑——他终于看起来像一个得意的年轻学生：“以防万一。”

他们互相之间已经很熟悉了，可以在接吻的同时完成套套子和指奸的全过程。殷郊被杨戩用手插射了一次，阴茎软垂下来。他懒洋洋地把额头停在杨戩肩膀上，略微张开腿让杨戩的手更方便动作。

杨戩又问了一遍要不要去床上，但殷郊还是摇头。

杨戩于是沉默着抽出手，把自己下面的东西送了进去。

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约了，但杨戩还是很顺利地进去了一大半。他谨慎地两手扶着殷郊的腰：“可以吗？”

殷郊在用鼻尖磨蹭他的锁骨，点头的时候湿漉漉地头发在杨戩的肩膀、后背、乳头上蹭过，好像一捧开得过盛旺的合欢花。他的呼吸被刻意保持得很和缓，悠长地落在杨戩皮肤上，顺着肌肉的纹路一直钻到胯间。

于是杨戩继续。他的后背贴着玻璃，已经逐渐变得冰冷，而殷郊的里面很热。他觉得这种温差很不健康，或许会让自己打冷战。但实际上杨戩并没有，他带着一点惊讶，平稳而坚定地把自己全部推进去。

殷郊终于小小地嗯了一声。

杨戩小幅度地摆动了一下腰，感到殷郊还能站得很稳，于是不再用手把着他的腰，而是向上滑贴着他的后背收紧一些，说那我继续了。

殷郊在这种时候并不很喜欢出声，杨戩也一样。他们的性爱总是沉默又安宁。在最开始，浴室的水流向下水道，还能听到细微的水声，以及杨戩沾水的后背和玻璃之间摩擦的声音。但很快水就干涸了，只剩下几乎单调的肉体撞击的声音和在调整中的呼吸声。

但杨戩还是发现殷郊的大腿有点颤抖。

他们两个身高差不多，所以殷郊需要踮起一点脚来适应现在的体位。杨戩用手臂承担他更多的重量，半弓起腰，嘴唇贴着他的锁骨亲吻。殷郊的手还握着他的肩膀，但忍不住头往后仰——又被杨戩用手托住了。他说别别别痒。

杨戩的头发扫在他的胸前。

但杨戩不理睬他，把鼻尖压进他的胸肌亲吻。他桀骜不驯的头发有一半凌乱地贴在脸上，现在也压进殷郊的肌肉。殷郊忍不住在喘息中笑得发抖，肌肉反射性地收缩，一下一下把杨戩夹得更紧。同时自己也重新硬了，阴茎夹在他们两个之间，液体涂在两个人的腹肌上。他的笑意也传递到杨戩的阴茎上，进一步传到他的尾椎，顺着脊梁向上爬。

杨戩终于从他的胸前抬起头，顺势把头发往后一甩，准备帮殷郊打出来：“过会洗澡吗？”

但殷郊盯着他，忽然问：“要去床上吗？”



他们终于转移了阵地。因为杨戩的头发实在刺得殷郊太痒，而且在刚才他们已经蒸干了身上的水，并且置换成了全部的汗水。当然也因为他们都想再做一次。

殷郊本来想让杨戩先射，但杨戩把自己拔了出来说没事。

殷郊于是搂住他的肩膀，他们像连体婴一样挤挤擦擦地通过浴室的窄门，在此过程中都变得更硬。好不容易挨到床，殷郊先坐到床边，他先亲了一下杨戩的肚脐（脸贴着杨戩又热又硬的东西），然后仰头看着杨戩笑说：“这次听你的，在床上。”

他说完就往后躺下打开腿，杨戩提起左腿跪在床边，殷郊支起的腿分别贴住他的大腿和脚踝，渐渐生出很热的暖意。杨戩重新插进去了。

他先是弯着腰，两手撑在殷郊的肩侧。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样头发还是会滴水，于是重新直起腰，用两手从外侧托住殷郊的臀部，把他拉近自己。殷郊的腰臀半悬空，又安心地落在他的手中。

等杨戩的东西隔着一层人造膜涨大搏动的时候，殷郊也直起腰。他张开两臂拥抱他，半长的卷发全都缠在一起。

殷郊再一次射了，精液溅射到他们之间，有一部分沾到头发上。

殷郊又大笑起来。

他们互相把头靠着对方肩上休息。

过了一会，殷郊说：“下次可以不戴套。”他把杨戩的头发拨开：“反正你的体检情况我很清楚。”

杨戩不置可否，只是提醒他：“该洗澡了。”他看了看摆在床头的手表：“你明天不是还要开会？你先。”

## 离婚纪念日也有快乐蛋糕

杨戩吹完头出来的时候，发现殷郊正从床上跳下来。他看起来容光焕发，一边奔向门口一边说你等会啊我去拿外卖。

刚才吹头发的时候，杨戩就透过玻璃门看到殷郊脸上的八十一集连续剧。他先没精打采地靠在床头横抱着手机打游戏，然后忽然坐直了，把手机竖起来看消息。再然后他的脸上交替呈现了眉头紧锁咬牙切齿焦虑不安大为遗憾但转念一想焉知非福不如纵情狂欢的全过程。

这种充沛的感情表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暗示谈话对象，在殷郊说拿外卖之前，杨戩一度以为是姬发要来。

不过既然现在门口接受殷郊迎接的是送餐的小机器人，那杨戩就不打算把（自备）浴袍换成衬衫了。他坐在床边，两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准备等殷郊提着东西过来的时候去接。是麻辣烫还是小龙虾呢？杨戩想。殷郊两次请他吃麻辣烫未遂，还有一次成功的请客就是小龙虾，这导致杨戩产生了一种离奇的错觉，似乎这位学弟的食谱只会有这两种选择。

但殷郊转身过来的时候，手里是六瓶啤酒和一个很小的蛋糕。

杨戩知道今天不是殷郊生日，也把他生日，也不是殷郊爸妈生日（因为殷郊妈妈过生日的时候杨戩也被请去了，他记住了日期，在备忘录里画了一个小小的贴纸），但他没有问，只是安静地走过去从殷郊手里把啤酒接过来，知道他如果想说的话一定会直接讲。果然殷郊一边甩着啤酒瓶上的水一边解释：“今天是我爸妈的离婚纪念日。”

杨戩不知道离婚也要纪念日，但殷郊说得很理所当然。他于是谨慎地问：“要说离婚快乐吗？”

殷郊把蛋糕包装拆开说不用了。他没把蛋糕推给杨戩。他们两个在桌边对坐，蛋糕很偏颇地缩在殷郊勉强。

“他们应该挺快乐的。”殷郊认真地说：“但是我不快乐。”

他接着把蛋糕划成三块（手法很熟练）：“因为是不快乐的蛋糕，所以我就不请你吃了。”

接着他又开了啤酒递给杨戩：“不过这个可以喝。”

杨戩问他：“那你明天早上的会怎么办。”

这回殷郊笑了，他说：“姬发跟我说会取消了。”

他把手机推给杨戩让他自己看。杨戩无奈：“你没开锁屏。”

殷郊诧异问，你不知道我密码？

杨戩说你是不是又把我跟谁搞混了。

殷郊说不可能我一定跟你说过。

杨戩（又）叹了口气：“那是你改密码之前了。”

“是吗？”殷郊想了半天。最后他说兴许吧。然后他说没事我把新密码告诉你，我先吃东西了你自己看啊。

杨戩知道殷郊的上一个手机密码。

刚开始约的那段时间，某次他们快做完的时候，殷郊半躺在床上，杨戩托着他的后背，两个人汗津津地贴在一起。然后殷郊忽然报了一串数字。杨戩盯着他，有一瞬间以为是什么重大机密。但殷郊缓了口气，用指头戳了戳杨戩的肩膀，说：“我手机密码。有个会议过十分钟要挂上，我先去洗澡，回头你帮我开一下啊。”

然后没等杨戩拒绝，他就去洗澡了。杨戩只好打开他的手机，在置顶的通知群里面找到殷寿转发的一条讲座消息，是在地球对面当地时间上午开始的学术会议。殷寿排在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场，难怪殷郊肯挂机。

杨戩于是快速而沉默地挂上会议，不连麦不开摄像头，只是打开声音摆在桌子上。殷寿不紧不慢主持的声音在酒店房间里面响。

殷郊顶着浴帽探出头来：“谢啦！”

其实杨戩一度以为殷郊是临时改了一个手机密码给他，以后肯定改回去了。但是后来他发现殷郊其实不怎么经常改密码。当然杨戩原本并不完全清楚这件事，还是姬发告诉他的。

也不能说是告诉。起因是杨戩的勤工俭学兼职包括在校医院的心理辅导处，其中一项是接听学生的电话。有些人打电话只是恶作剧，更多人将信将疑把话说得云山雾罩，但也有人真的把电话当告解室，杨戩为此被迫听了很多秘密。

比如又一次他听到姬发的声音。

“我有一个朋友。”姬发说：“他最近好像遇到了一点问题。”

杨戩于是自动把主语替换成了姬发，但很快他发现这个朋友确实是一位朋友。

“他已经好多年没有换过手机密码了，可是他最近换掉了。”学校配的固定电话质量不怎么样，信号传过来有点滋滋啦啦的响声。姬发的声音沙沙地说：“我没听说他家出什么事，他也什么都不告诉我。”

他问电话那头的杨戩，或者像是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帮他？”

姬发没有说那个朋友是谁，甚至杨戩也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打电话的就是姬发。杨戩按照通常的话术对这个学生进行了安慰，用片汤话初步稳定他的心情（虽然姬发听起来其实很镇静），但杨戩这次并没有直接把这个信息直接倒掉。他当然也并没有把这件事如何放在心上，但当殷郊把手机推过来的时候，杨戩忽然地想到，他换过密码了。

然后他又想，原来我们已经约了一年多了。

殷郊的新密码其实跟旧的差不多，一些数字加了一，另一些减了，就这么简单。杨戩划开他的手机，又看了一眼殷郊，发现他低着头忙着吃那个很小的三分之一的蛋糕。

其实姬发的信息还在发过来，杨戩翻到前面，先是一条说明天早上要安全检查，问殷郊有没有什么电煮锅之类的违禁物品要收起来。殷郊当然没有。然后姬发又让他仔细想想，这次不光是院系这边的检查，校方也要过来。殷郊再三确认说一定没有。

姬发于是说好。

然后姬发接着说，我听我哥说，他们跟院长约了，检查的时候大家都会来。

——院长就是殷寿。

他们的消息中断了一会儿，杨戩猜殷郊就是这个时候去打游戏了。

然后殷郊说这样吗。

姬发又说明天的会应该也不开了，姜子牙也要被拖去检查，原定明天早上的会取消，你可以不用早起过来。

殷郊说好。

殷郊说谢谢啊兄弟。

姬发说没事你早点儿睡。

然后殷郊问他，你知不知道鹿台酒店附近有什么好的蛋糕店？

杨戩看到这里，把手机推回给殷郊，问：“蛋糕好吃吗？”

殷郊正在小小口吃，那三分之一的蛋糕还没吃下去一半。他家教好，一向很讲究食不言寝不语，所以等把嘴里的蛋糕咽下去，才看着杨戩说还行。

杨戩说我也尝尝。

“我不是跟你说……”殷郊伸手想围住那两块孤零零作伴的蛋糕，但杨戩已经干脆低头咬了一口。他的脸颊撞在殷郊手上。

殷郊只好把手缩回来了。

杨戩的鼻尖沾了一点奶油，他没去管，对殷郊说：“你不是说有人是快乐的吗？那我算是吃了快乐的蛋糕。”他伸出手笼住殷郊的手，轻轻握了握：“不用担心。”

殷郊张了张嘴，很快又闭上了。他用叉子把自己这边的小蛋糕又切了一小块下来，问：“你晚上不是不吃东西吗？麻辣烫都没吃。”

杨戩说麻辣烫是麻辣烫蛋糕是蛋糕。

“啤酒是啤酒。”他看了看殷郊打开的啤酒，补了一句。

殷郊终于乐了，他说怎么你明天也没事儿了啊？然后他想起来，有点苦恼地问杨戩：“怎么我每次约你你都有时间啊，不用上课吗？”

杨戩说首先我是直博生。

殷郊欲言又止。

杨戩说其次我已经把毕业要的论文发完了。

殷郊又蛋糕的手停了下来。

杨戩说最后我其实是昆仑的学生，来朝歌这边算是一种联培合作，课早就在昆仑上完了。

殷郊看看杨戩，又看看蛋糕，又看看杨戩。最后他问：“那你总在朝歌这儿干什么啊？”  
杨戩想了想，说：“这边勤工俭学岗更多。”

殷郊没话说了。他把啤酒瓶递给杨戩，说那行我们一人三瓶喝完算了。

杨戩用下巴示意蛋糕：“三块蛋糕怎么分？”

殷郊也有点犯愁。他伸头看手机：“我叫姬发来？不行好像太晚了。放到明天也不行了。我们谁吃两块？”

杨戩看着他吃得很整齐的那块三分之一蛋糕，说这样吧，你剩的半个我吃掉，另外两块一人一半。

殷郊纠结了一下，说也行吧。

他们碰杯，沉默地吃蛋糕喝酒。

喝到最后一瓶的时候，殷郊忽然说：“我们完全没有说祝酒词，也没怎么聊天。”

但毕竟离婚纪念日，就算真的值得庆祝，也没有什么范本告诉他们该说什么。杨戩想了想，说：“那就祝，三生万物，冲气以为和。”

殷郊笑得露出酒窝：“那我切蛋糕切对了。”祝酒词有了，他又脑子活络地想起下一个话题。他说：“你想不想听我分手的事？”

但杨戩看了看表：“就算明天没事，这个点睡也不太健康了。”

殷郊说也没很晚吧！

杨戩忽然问：“那你要来我家看狗吗？”

“你家？哦对，姬发说你不点外卖，那你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吗？”

杨戩点头，说：“我要早上回去喂狗。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去，到时候你再给我讲。”

殷郊说好。

## 你摸过熊猫吗？

殷郊没养过狗，但他总觉得自己可以宣称养过——他对宠物饲养很有心得，并且受到有毛一族的普遍欢迎。猫和狗似乎普遍以他为同类，喵喵汪汪地围上来，不管咖啡店打工仔还是朋友家主子。因此鄂顺他们去猫咖狗咖的时候都会叫上殷郊——可以少买很多不必要的猫条，只要殷郊坐在那里，猫狗就会很自觉地蹬鼻子上脸。

但殷郊确实没养过宠物，因为殷寿说自己宠物过敏。

“但我们领养了一只熊猫。”跟杨戩上楼的时候，殷郊小声跟他说，带着一种攀比和不甘示弱。过了一会他又说：“去年我们还去看它了。”

但其实看熊猫的经历并不很愉快，因为殷郊后来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前提下，陪爸妈进行了离婚旅行。

他们和熊猫合影，殷寿摘了口罩但还戴着墨镜。殷郊很惊奇：“爸你不过敏啦？”殷寿很含糊地点头。殷郊又说那你为什么戴墨镜啊这可是跟熊猫合影，而且是我们领养的熊猫。殷寿不动声色说是我领养的。殷郊问熊猫能活多久，以后我能不能继承啊？他讲一半被妈妈打断了。她对殷寿说，摘了眼镜吧。

“我们度蜜月拍照的时候我也戴墨镜来着。”殷寿说。

殷郊开玩笑说难道这是复刻蜜月旅行？他站在爸妈身后，脑袋靠在他们肩膀上。他现在比他们两个都高，需要弯一点腰完成这个动作。他伸手环抱住他们两个人，很夸张地说：“那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

妈妈侧过头轻轻亲了一下他的脸颊：“怎么会。”

殷寿说好了我们过去拍照。他戴着墨镜，所以没人知道他在看哪儿，但他过了一会还是把眼镜摘了。

一家三口和熊猫合照，一张殷寿戴墨镜的，一张不戴，所有人脸上都微笑洋溢，大家看起来都很快乐漂亮。

回来他们就离婚了。

殷郊问杨戩：“你摸过熊猫吗？”

“我家在四川。”杨戩说。

但殷郊抓住他不放：“你这是逃避问题，摸没摸过？”

杨戩和他僵持了一会只好败下阵来，说没有。

殷郊说我也没有。

他们又沉默了。两个人脚步都很轻，楼道里声控灯都没亮。

直到开门的时候，杨戩提醒殷郊：“可能有点凶，你别怕啊。”

殷郊哭笑不得：“你现在提醒是不是有点晚了？”但他还是很自信：“我一直很招小动物喜欢的，没问题啊，没问题的。”他一边说一边拍杨戩的肩膀。

杨戩想，为什么忽然从我安慰他变成了他安慰我？

在他想的时候，声控灯亮了。

殷郊干笑了一声：杨师兄，肌肉真的很不错。

殷郊不出意料地被狗欢迎了。

狗是一条腰很细的白色长腿狗，矫健漂亮，和狗咖的庸脂俗粉不一样。它看到杨戩就扑上来，汪汪汪，两条前腿扒到杨戩肩膀上哼哧哼哧舔他的脸。

“它平时见人不这样的。”杨戩张开两手侧着头，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对殷郊说：“它平时——”他的话屡次被狗打断：“很注意——”试图躲开但失败：“形象管理。”

狗给他洗完脸，嗷呜一声又要扑向殷郊。

“哮天——”杨戩叫它，伸手把它拖住，但狗已经伸出大半个身子去欢迎挨在他后面的殷郊。

殷郊于是几乎同样接受了全部的欢迎仪式。他比杨戩高一点，所以努力仰起头，这样狗就只在他的脖子前面拱来拱去。杨戩有点急：“你低头！这样它万一咬到你脖子！”

殷郊则毫不担心，仍然仰着头笑嘻嘻地说：“但是咬到我的脸也不行呀。”

杨戩只好更努力地把狗抱走，指挥殷郊去洗脸，自己在客厅对狗进行教育。因为是昆仑和朝歌的合作项目，所以杨戩在学校没有宿舍。朝歌这一带房价惊人，如果不是通勤时间太长，住昆仑宿舍肯定更划算。哪吒就是这样，他喜欢一路飙车，从昆仑走外环高速，到鹿台附近再横插进来避开早高峰。杨戩不是这一派，他干脆利落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好在他领博士津贴，做助教，进行各项勤工俭学，根据传言甚至已经有获批的专利。不过住的地方仍然很小（毕竟在朝歌），客厅只有一个茶几和一个沙发。两个人一条狗都在客厅的时候，生活就变得挤挤擦擦。等殷郊洗完出来杨戩也站起来去洗脸，他们擦肩而过，狗就仍然在他们脚边绕来绕去，欢快地在裤腿上留下大片白毛。

“你先坐。”杨戩说。

但殷郊在洗手间门口看表，探出身子来问：“哮天是不是该吃饭了啊？”

狗听到自己的名字，不管有没有听懂，总之先呜呜呜地表示赞同。

杨戩擦了一把脸，说：“那你可以先给他开一个罐头。”

只开一个啊！他高声补充，生怕殷郊一日之间把狗惯坏了。

殷郊说好好好我知道。

杨戩听到他开罐头、倒饭的声音。然后是窗帘拉开的声音。杨戩好像忽然被阳光照在身上，虽然他其实人在洗手间，弓着腰往脸上撩水，头发又被沾湿了一小片。

他擦干脸出来的时候，发现其实客厅里虽然开着灯，但也并不很亮——杨戩忘了现在只有早上五点半。殷郊已经找到了茶几旁边的狗绳，拿在手里给他看：“我们什么时候去遛狗？”

哮天在他脚边趴着，脸上非常镇静，但尾巴疯狂地扫在殷郊手臂上。

昨天他们睡得很晚，但为了喂狗，殷郊起得比平时还早。睡前他仔细问了哮天（杨戩之狗的名字）的习性，发现竟然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吃饭遛弯——长跑，殷郊在看了他们的遛弯路线和配速之后纠正杨戩。

“没区别。”杨戩说：“哮天和我都不觉得是长跑。”

殷郊说你真的不考虑参加校队吗？杨戩摇头：“你猜我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勤工俭学？”

殷郊于是想起在校队的姬发和崇应彪，并为他们表示遗憾。

杨戩说：“今天不出门也没关系，我可以跟哮天解释。”

殷郊严肃否决：“但既没有下雨也没有其他情况，我觉得哮天不会表示理解。”他站起身做了做拉伸：“我挺想体验一下遛狗的。”

杨戩叹了口气，说我无所谓，你没问题就行。

他们出门的时候很感受到了一点晨风料峭，殷郊把拉链重新拉好，这个简单的动作被数次打断，因为狗不住地兴奋往前冲。

他拉好拉链戴好帽子，跃跃欲试：“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吧！”

杨戩点头，然后抛出一个令他猝不及防的问题：“所以你分手的故事是什么？”

殷郊说“啊？”

杨戩体贴地提醒他：“昨天你问我要不要听你分手的故事。”

殷郊哽住了。他痛心疾首，觉得自己好酒品的名声即将毁于一旦。

实际上他觉得自己的分手没有什么故事，甚至这件事也并没有被他放在心上。毕竟他和姬发同吃同住，仍然是公认的好友。昨天晚上殷郊只是觉得腰说点什么，但爸妈离婚的事他一句也讲不出来，于是绞尽脑汁要换个话题。然而他看着离婚纪念日的蛋糕，竭力想把心思荡开，却晃来晃去还是吊在离婚两个字上。费了半天心思，也只能想到最接近的分手。然而他既不理解父母的离婚，也不理解自己的分手。

尽管那是他提出的。

他们是怎么分手的来着？

殷郊试图开始倒带。

殷郊记性很好，他还记得他和姬发提分手是在某一节院系公开课，性别与历史，非常抢手，很幸运他和姬发都抢到了。这种课不用太认真，签到、查文献、写课程论文。平时成绩占50%，全看签到，何况这是一节晚上在分校区上的课。所以他们每节课都挤着坐在最后一排打开电脑，姬发处理实验数据，殷郊检查学生会交上来的各种策划提案和预算，就等

下课铃响去挤校车。

那天并没什么特别的，快下课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很乱了，姬发把数据存好关电脑，凑过来小声问：“晚上吃什么？”

殷郊说黄焖鸡。

等我们回去估计快关门了，姬发翻手机之后遗憾通知。

殷郊叹气：“我今天表有点多，估计要赶下一班校车。那就麻辣烫。”他还在看电脑，但是脑袋歪着，几乎和姬发碰在一起。想了想他又说不行，点麻辣烫太麻烦了。

姬发说没关系我等你。然后他捧着手机，挨个儿念他们常吃的外卖，说：“你挑一个吧。”

殷郊忽然什么也不想吃了。

愚蠢的策划案和漏洞百出的预算表让他想掀电脑，但他不能掀，掀了之后姬发九成会帮他捡回来。摔坏了也没关系，因为数据在姬发电脑里都有备份。

殷郊对着电脑，手放在键盘上一个字也没敲，抬手关电脑的时候指尖上都是汗。

他说：“姬发。”

姬发说嗯。殷郊没回头，但知道姬发一定在看他。

他又叫了一声：“姬发。”

姬发这次没有回答，他的手在殷郊眼皮子底下动了一下，似乎想要握住殷郊的手，但最终没有。

殷郊说：“我们分手吧。”

再往前倒带，是亲吻。无数的亲吻，从高中开始。他问姬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姬发想了很久说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他们两个于是坐在操场边上一起想，最后姬发说，我还不知道和别人的嘴唇碰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这样啊。”殷郊说。夕阳很好，他侧过头看姬发：“很巧，我也不知道。”

在清晨跑出去半公里，殷郊才想起来接着回答问题。

“杨戩？”

杨戩于是看他，伸手点了点自己的耳朵，示意在听。

殷郊说：“我不知道。”

## 雪顶奶茶要塌了

其实殷郊和姬发分手之后还是会做爱。

或者实际上，分手之后他们的性生活比以前和谐了很多。

并不是说在频率或者方式上有什么变化——分手后的第一个周六早上，他们照例在宿舍睡到十点半爬起来，叫一个麻辣烫外卖之后扔骰子决定谁去拿外卖（姬发输了，不得不披上衬衫爬起来，下楼去拎上来两份一模一样的麻辣烫，但还是按照姓名分好放在殷郊桌子上）。下午依旧是拉上窗帘昏天黑地打游戏，等打开窗帘发现天色跟拉上差不多之后，他们终于一起踢踢踏踏地走出宿舍，肩膀挨得很近，插在口袋里的手臂时不时碰在一起。

鹿台酒店附近有一家很好的黄焖鸡，受到远近学生的疯狂追捧，但也因此恃宠而骄，总是早早关门，用熄灭的灯牌给下晚自习之后饥肠辘辘的学生最后一记重击。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店里灯火通明，并且坐满了狼吞虎咽的人。

姬发于是站住，问：“要吃吗？”他还记得上次（准确地说也就是分手那天）殷郊欲吃黄焖鸡不得的事。当然不止上次，除了晚自习之外他们两个多的是实验和学生活动，总是在被迫工作的深夜望着无情关闭的铁门捶胸顿足以头抢地。如果一定要算一下，上次吃黄焖鸡可能甚至是殷郊改手机密码之前的事了。

殷郊耸了耸鼻子，闻到很香的黄焖鸡和辣椒和酱的味道，或许还夹杂着黄焖排骨。他说行。

然而这顿饭也险些以折戟沉沙的结局告终——他们来的不是时候，桌子是满的，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途中姜文焕和鄂顺路过，劝他们不如换个地方吃。但殷郊倔劲儿上来了，不信就是吃不到这一顿黄焖鸡

“再说现在去别的地方，沉没成本太高了。”姬发补充。

姜文焕他们已经吃过了，于是干脆站在那里陪他们聊了一会儿。

“对了，”姜文焕忽然对姬发说：“书院自管会的投票，我投崇应彪了，对不住啊。”

姬发摇头说没事。

姜文焕接着拍了拍鄂顺的肩膀，说：“不过我俩商量好的，他投你。”

鄂顺向对面两人笑了笑，露出牙齿：“我们讲好一人投一个，但我不乐意投崇应彪，姜文焕没争过我。”

殷郊给他俩一人一拳：“非得有一个人口是心非啊是不是？”

“我做假坏人比较没有心理负担。”姜文焕说：“就当是跟鄂顺打赌好了。”

殷郊比较好奇他们的赌注是什么。

“其实没想好。”鄂顺打了个哈欠。

姬发提议不如先欠着，回头想好了再定。

“这样还可以适当加价。”殷郊向鄂顺眨眼睛。

姜文焕哭笑不得：“我还不一定就输啊。”

殷郊诚恳道：“祝你不要输太惨，我会监督鄂顺的。”

姜文焕本来想向他比中指，想了想换成了向下的拇指。

还好这时候终于有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侣舍得从桌子前站起来，姬发和殷郊立刻扑过去抢占位置，坐在杯盘狼藉的桌子前向姜文焕露出胜利笑容。

其实这时候饿劲儿已经快过去了，点餐的时候殷郊把大份黄焖鸡即兴改成小份，而姬发还是坚定选了大份。在黄焖鸡的袅袅热气中，姬发问殷郊：“你说我和崇应彪谁能当选？”

“你。”殷郊不假思索。

姬发于是不再问了。他们忙着往嘴里扒饭和肉，舒畅地出了薄薄一层汗。

殷郊的小份很快见底了，姬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碗往他面前推了推。但殷郊并没有立刻去夹他碗里剩的肉，而是执着地在碗里找来找去。

姬发咬着筷子问：“找什么？”

“香菇。”殷郊头也不抬，但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勃然大怒：“我这碗没有放香菇！”

“不能吧？”姬发也探头过去，和他一起在碗里翻找。

但这碗黄焖鸡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一点八角和辣椒，孤零零地漂在过咸的汤里。



他们两个与那半块八角面面相觑。

殷郊最后评价：“没有香菇的黄焖鸡是没有灵魂的。”

但你很难因为黄焖鸡没有灵魂就投诉这家店，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少掉的灵魂并不比多出来的苍蝇更具有说服力。他最终只能恨恨地从姬发仅剩的两块香菇里面挑了一块吃掉。

姬发吃掉了另外一块。

等殷郊把香菇吞下去，他问：“要做吗？”

他选的时机很好，所以殷郊并没有被呛到。他只是有些震惊地抬头看着姬发。

殷郊刚开始留头发，本来准备把刘海一起留长，这样就可以和姬发一样把头发全部扎起来，但刘海差不多遮到眼睛之后他终于忍无可忍，去理发店专门修了刘海。现在他后颈的头发毛茸茸地盖住颈部，而前额仍然生机勃勃地露出来。在小饭馆专门为食物准备的打光之下，显露出一种肉松蛋糕的香气。

姬发知道他一定听清楚了，所以并没有再追问，直到殷郊反过来问他：“你不介意？我们刚分手了。”

姬发说我知道。

殷郊笑了，问他从男友变炮友不觉得奇怪吗。他的牙齿在灯光下像饱满晶莹的米粒。

姬发于是干脆凑上去吻他。

这个吻结束之后，殷郊问他什么感觉，姬发想了想说：“咸。”

殷郊深以为然：“我也觉得。他们家一直这么咸吗？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换了厨师。”姬发提出猜想。

但殷郊换了话题：“我们可以去鹿台酒店。”他说：“我需要他们前台的奶茶。”

鹿台的奶茶二十四小时营业。拿房卡的时候，殷郊订了早上两点半的奶茶，送餐小机器人很欢快地说请放心。他拍了拍小机器人的脑袋说谢谢，然后拉着姬发按了电梯。

殷郊骑在姬发阴茎上的时候，被半坐着的姬发拢着后背。他把下巴放在姬发肩膀上，一歪头，嘴边就是姬发的耳朵。他问：“我以为你不喜欢正面位。”

姬发正在慢条斯理地向上顶他，并不理会他说的话。等殷郊很难再独立坐直的时候，姬发把他放倒在床上，让他侧卧着，自己从后面插进去。殷郊向后半转过头，发现姬发支着上半身，几乎笼罩在自己头顶。姬发的鼻尖上有一滴汗，他一定也察觉了，但并没有去擦。

他只是专心地看着殷郊，摆动胯部，问他：“舒服吗？”

殷郊想说话，但那滴汗滑下来，滴在他的颧骨上。

姬发没有等他的回答，俯下身舔掉了他脸上的汗水，紧接着又移向他的嘴唇。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姬发说：“我们将来可以试很多。”

在殷郊要说话的时候，他的嘴被姬发的舌头堵住了。等这个吻也结束，姬发说：“这只是让我们都舒服的方式。”他明明埋在殷郊屁股里，身上黏糊糊地乱成一团，头发被汗打湿了贴在额头上，神情却透露出一种肃穆：“很多很多。”

他们没拿到两点半的奶茶，三点过一刻的时候殷郊因为扔骰子失利，被迫裹上床单去门口拿奶茶，但雪顶早就已经塌掉了，他搅了搅就失去了继续喝的兴趣。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晚上，每一步都充满令人火大的成分。但性爱是完美的，姬发几乎是完美的。比之前他们在谈的时候的每一次都更完美。

你们到底为什么分手？

殷郊似乎一直缺乏思考这个问题的条件。刚分手那段时间他忙得脚不沾地，而姬发没有问他们为什么分手，这次没有，之后也没有。等到时间终于允许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恢复了从前融洽的关系，甚至比以前更好，这也就意味着去想什么分手的问题听起来很愚蠢。直到在这个寒风中遛狗的早晨，这个问题才像是被挖出来残破不堪的古董一样，灰头土脸地摆在殷郊面前，送上一个天大的难题。

但事实证明，一个问题如果长时间不被回答，那么它可能天生缺乏被回答的基因——殷郊的沉思再次被打断了。他和杨戩都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姬发问：“哮天？”

哮天一个刹车，等杨戩和殷郊都赶上来之后，矜持地在杨戩脚下坐好，把长长的狗绳团起

来压在前爪下面。

殷郊忍不住看了看哮天，又看了看姬发。他刚发现他们已经跑到了学校附近。

姬发看起来刚结束晨跑，一边蹲下去轻轻托着哮天的下巴搓，一边向杨戬和殷郊打招呼：“好早。”

“哮天都是这个点出门。”杨戬说。他把狗绳递给殷郊：“谢谢，我系一下鞋带。”

殷郊想起早上的哮天，心有余悸地把狗绳在手上绕了两圈，但绳子只是松松地垂着，哮天虽然喉咙里发出快乐的咕噜噜的声音，但一直坐得很端正，目不斜视。

姬发站起来，注意到殷郊一直盯着哮天，解释说：“哮天之前是警犬备选来着。”

“准确来说是伤退。”杨戬说。在殷郊想把狗绳还给他的时候，伸手把他的手重新握上了：“哮天喜欢和你玩。”

“爸爸一直说哮天是他见过最有礼貌的狗。”姬发点头。

殷郊笑了：“在我见过的狗里面也能数得上最热情的了。”

杨戬只好再次解释：“它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在为哮天申辩的时候，他终于看起来有点局促，忍不住抬手摸了摸鼻子：“它是很懂事的小孩。”

哮天蹭了蹭殷郊的腿。

姬发问：“那早上的安全检查你要回来吗？”

“我要补觉。”殷郊立刻说。

姬发露出了然的神情：“那正好，我把剧社的招募说明放在你桌子上了，回头你看一下。”

殷郊跃跃欲试：“什么时候面试？”

“今年夏天就要招新了？”杨戬问：“我以为只有学期初。”

殷郊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你不会也在剧社做过兼职？”

杨戬颌首：“不过没有参演，只是负责一些外联、设备、现场调度之类的事。”

“平时确实只有学期初的两场。”姬发说：“但今年的院庆不是说要顺道开学术会议？学院想办成更大型的延续整个九月的活动，剧社也要参加。现在还在筹备，所以还没在社交媒体上发招募。”

“你知道准备的什么剧目？”

姬发把招募海报的草稿调出来给殷郊看。海报整个设计成西式宫廷的大厅。摇摇欲坠的大型玻璃吊灯下面写着剧名：

君臣人子，小命呜呼。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